

廣 揚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成立一週年紀念號

19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出版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六日

本刊爲紀念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 成立一週年徵求紀念訂戶一萬戶啓事

今年四月七日是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成立一週年紀念日。本刊爲紀念這個日子，特

決定徵求紀念訂戶一萬戶。辦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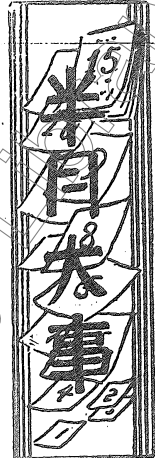
- (一) 紀念訂戶應徵期自即日起至五月底止。
- (二) 凡在上述期間直接向本刊發行課訂閱本刊三個月以上者，一律按八折收費。三個月，四千八百元；半年，九千六百元；全年一萬九千二百元。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 (三) 本刊舊訂戶在上述期間續訂本刊者，亦可享受八折優待。
- (四) 不論新舊訂戶，暫限一年，一年以上者不在此限。
- (五) 此次徵求紀念訂戶，以一萬戶爲限，逾額恕不通過。
- (六) 爲特別優待遠地讀者，四川、西康、雲南、貴州、廣西及沿海島嶼的訂戶，可優先享受優待。
- (七) 來信應徵時，請在信封上註明「紀念訂戶」字樣，以免誤投而就擱日期。



第十九期目次

| | |
|------------------------------------|----------|
| 半月大事 | 吳克齋 (九) |
| 半月談：鞏固既有勝利，把愛國愛教反帝工作 搞得更深入，更徹底！ | 王洗耳 (一一) |
| 一年來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 | 李德培 (一三) |
|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成立一週年紀念感言 | 高桂珍 (一四) |
| 假使我們不革新，怎會有今天？ | 蘇家峯 (一五) |
| 慶祝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成立一週年 | 李振東 (一六) |
| 黑暗中的一盞明燈 | 王德麟 (一七) |
| 促進會領導着我，教育着我！ | 楊栢祥 (一八) |
| 促進會是教友自己的組織 | 孔繁毅 (一九) |
| 革新前後兩個人 | |
| 張濟衆神甫在土改工作中致書吳主委 | |
| 檢討自己的貪污思想和行爲 | |
| 自我檢討 | 陳垣 (二二) |
| 上海天主教友的反帝愛國運動 | 湯履道 (二三) |
| 紀玉蘭的故事(連環畫) | 張鸞 (四〇) |
| 我控訴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對我中國修女的迫害 | 李月華 (五三) |
| 控訴帝國主義分子利用文化侵略中國的罪行 | 李慧萍 (五七) |
| 關於教會房地產免征城市房地產稅補充規定的通知 | (六〇) |

HOPE



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

發表「矛盾論」

內 國

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在四月一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八月所寫的哲學論文「矛盾論」。在同時，人民出版社也 把這一篇論文出版了單行本。

這篇論文，是毛主席繼「實踐論」之後，爲了同一的目的，即爲了克服存在於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毛主席曾拿這個論文在延安的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作過講演。這次編入「毛澤東選集」的時候，毛主席作了部分的補充、刪節和修改。

在全國各階層人士，尤其是高等學校教師，進行思想改造的學習的今天，在以肅清資產階級腐化的思想爲目的之一而進行三反運動的今天，毛主席這篇論文的重新發表，是有着深刻的教育意義的。

「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東北分團

完成任務後返京並
發表調查報告

發表調查報告

「美帝國主義細菌戰罪行調查團」東北分團，在勝利完成調查任務後，已於四月二日下午返抵北京。

該團在東北進行了半個月的調查。在瀋陽、安東、寬甸和撫順地區的二十一個曾經發現美國飛機撒下帶有病菌和病毒的昆蟲及其他毒物的現場，進行了實地勘查和訪問，搜集了各種證物，聽取了當地政府和人民關於美國飛機投擲細菌毒蟲情況的陳述，並察看了當地衛生防疫檢驗機構的檢驗結果。

回國之後，該團發表了詳盡的調查報告。報告中說：

「我們實地訪問和勘查所得的人證物證，充分地證實了美國飛機在我國東北地區投擲含有病菌和病毒的各種昆蟲和其他物體的萬惡罪行。」

報告中說：「僅自二月二十九日起到三月二十一日止的時間內，侵入我國東北地區的美國飛機，即共達一百七十五架次，九百五十五架次……絕大多數美國飛機侵入我國領空活動的任務，是撒佈帶有病菌、病毒的昆蟲和其他物體。」

報告在詳列調查所得的事實後，作出了五點結論：（一）美國政府已經有計劃地大規模地使用軍用飛機侵略中國，這個侵略行動現在仍然繼續着。（二）侵入我國的美軍飛機，不僅進行轟炸掃射，而且有計劃地大規模地使用了爲人類良心和國際公法及國際公約所禁止的細菌戰、生物戰武器。（三）美國政府對中國所進行的這些侵略暴行，是偷偷摸摸進行的，是一種特別卑鄙醜惡，特別下流無恥的強盜式的侵略行爲。（四）美國政府對中國所進行的這些侵略行爲，不但犯了侵略罪，而且犯了違反人道罪和破壞國際公法和戰爭法規罪。（五）美國政府使用細菌戰武器進行強盜式的侵略，不僅構成了對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的嚴重威脅，而且構成了對人類正義、文明和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構成了對全人類的嚴重威脅。

報告又說：「我們向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愛好和平和自由的人民鄭重地呼籲：立即團結一致地行動起來，制止美國侵略者向中國人民進行毀滅人道的細菌戰的暴行。我們要求把進行細菌戰的美國政府和美國軍隊的負責人以及美國科學界中那些喪盡天良的敗類，列爲戰爭罪犯，交由世界人民公審，使他們受到嚴厲懲辦。」

「三反」和「五反」鬥爭 勝利向前開展

自從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

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後，全國各地的「三反」鬥爭都因有了有力的武器而更勝利地向前開展。許多地區根據中央這一文件的基本精神處理了許多貪污分子，也有貪污分子，在過去仍然拒不坦白，但在這文件的教育下，紛紛自動坦白交代。

也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各地的「五反」鬥爭得以更順利的展開。通過對上述文件的學習，各地人民普遍地瞭解了「五反」鬥爭，與「三反」鬥爭一樣，是針對資產階級向人民民主政權的猖狂進攻的有力反擊，因而糾正了許多模糊和錯誤的看法，澄清了不法資本家所造出來的種種迷惑人心的無恥謠言。現在，「五反」運動正在全國各地澎湃地開展着。

中央「關於處理貪污、浪費及克服官僚主義錯誤的若干規定」，對於徹底制服貪污分子，戰勝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和推進國家建設工作，起了極重要的作用。華北區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劉瀾濤，在一次會議上，着重指出了這一點，並號召各級幹部把「三反」鬥爭進行到底，並很好地保護這一鬥爭的勝利果實。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上月底發布了「關於三反運動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規定」和「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關於追繳貪污分子贓款贓物的規定」，使各地在「三反」鬥爭中的追繳定案工作中，又有了新的武器。北京、天津等地，都已根據中央這些指示，成立了人民法庭。

關於目前國際形勢

斯大林答美國報界問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約·維·斯大林同志答復一批美國報紙編輯所提出的問題。

國際

一批美國地方報紙的編輯以這些報紙的五十位編輯的名義向斯大林同志提出了四個問題，斯大林同志給予答覆如下。

問。第三次世界大戰現在比兩三年前更臨近了嗎？

答。不，不是這樣！

問。各大國首腦舉行一次會談有益處嗎？

答。可能有益處。

問。你認為現在是統一德國的適當時機嗎？

答。是的，我認為是這樣！

問。在什麼基礎上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共存才是可能的？

答。如果有着互相合作的願望，有着履行所承擔的義務的意願，並且平等與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得到遵守，那末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和平共存就是十分可能的。

世界各國人民繼續抗議

美帝進行細菌戰罪行

世界各國人民繼續不斷抗議美帝進行細菌戰的滔天罪

行。蘇聯全國各地人民的怒潮正在愈來愈高漲。在各地的群眾大會上，工廠和機關的工作人員、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科學家和學生、集體農民，對美國侵略者使用細菌武器的罪行都一致表示無比的憤怒。東歐人民民主國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波蘭、捷克斯拉夫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國的人民紛紛集會，憤怒抗議細菌戰罪行，要求審訊並嚴懲美國細菌戰犯。印度、巴基斯坦、法、英、荷蘭、澳大利亞、瑞典、芬蘭等國內許多人民團體發表聲明，抗議美國侵略者在朝鮮和我國撒佈細菌。美帝的獸行，已掀起全世界人民的義怒，這些細菌戰犯將一定自食其惡果的。

朝中部隊捕獲一批美軍

空降特務

朝、中人民軍隊，在最近捕獲美國侵略軍空降到我軍後方的一批特務。這些特務化裝成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戰士，並帶有槍枝、電台、照像機、藥品等物。據供稱，他們今年一月份在漢城美國第八軍司令部下屬的一個專門訓練特務的機構，受了一個多月的訓練。這次派他們來的主要任務，是搜集美國侵略者進行細菌戰的情報，刺探我方軍民防疫情況。

這一事實徹底粉碎了艾奇遜和李奇微之流對其進行細菌戰罪行的無恥抵賴；並暴露了他們極端醜惡的嘴臉。他

們天天喊叫要派什麼「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到我軍後方來「實地調查」，其目的正和他們派遣這些特務一樣。

朝中防空部隊痛殲敵機

自美國侵略者在朝鮮進行細菌戰後，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防空部隊決以更沉重的打擊，痛懲罪惡滔天的美國空中瘋魔。據二月一日至三月十日計九天中的不完全统计：我防空部隊共擊落擊傷敵軍飛機三百八十六架。

世界和平理事會執行局會議

世界和平理事會執行局會議，三月二十九日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由約里奧——居里教授擔任主席。本會上世界和平理事會副主席郭沫若代表中國代表團，就目前已自朝鮮擴大到中國的細菌戰作了詳細的報告。中國代表報告之後，朝鮮擁護和平全國民族委員會代表李箕永接濟發言。執行局在四月一日舉行最後一次會議，通過了題為「反對細菌戰」的告全世界男女書，並通過了關於和平運動的當前任務的決議，利向世界和平理事會秘書處提出的關於發展世界人民文化關係的建議，並決議加緊進行締結和平公約運動。

國際經濟會議開幕

國際經濟會議於四月三日在莫斯科隆重開幕，到會的有奧地利、阿根廷、英國、中國、蘇聯、瑞典、芬蘭等四

十二國家的企業家、經濟學家、工程師、工會和合作社領袖、經濟雜誌和報紙編輯及其他代表。國際經濟會議籌備委員會秘書長香貝耶代表籌備委員會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詞。他代表籌備委員會歡迎到會的全體代表，並對蘇聯籌備委員會給代表們的熱情招待表示感謝。

美帝一再拖延朝鮮談判

美帝國主義一再拖延朝鮮停戰談判。在四月四日第三項議程小組委員會上，我方重申我方對中立國提名問題的立場和合理解決方案，並要求對方撤消所謂限制朝鮮境內機場設備的干涉我方內政的要求。

四日第四項議程參謀會議上，雙方參謀人員同意自即日起暫時休會，以便雙方在休會期間增開討論第四項議程現存問題的途徑。復會的日期將在以後經由雙方聯絡官決定。

瀋陽革新委員會組織

宗教界抗議美帝暴行座談會

本刊通訊員特瀋陽報導：瀋陽市天主教革新委員會繼發表書函抗議美國擴大細菌戰爭的滔天罪行之後，於三月十日發起組織了瀋陽市宗教界抗議美帝暴行座談會。出席的有中韓基督教會、基督教復興會、出席的有中韓基督教會、基督教復興會、臨安安息日會、基督教愛德會、基督教神召會、真耶穌教會

天主教

等單位代表二十餘人。

到會發言者，一致表示：堅決擁護周外長聲明和各界主黨派的莊嚴號召，並且嚴厲的斥責了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東北進行細菌戰的野蠻行動。大家共同認為：美帝國主義發動細菌戰爭，這就證明他的末日即將到來。細菌是嚇不倒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的。我們完全有信心消滅細菌，贏得戰爭最後勝利。中華基督教牧師孫嗣齋說：「我們永遠忘不了這道新仇舊恨。雖然在我們的信仰上有所不同，但是我們對美帝的仇恨却是一致的，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民，我們愛好和平反對戰爭！」在醫務工作崗位上的基督教代表王靜如、于春容一致表示堅決響應政府號召，做好環境衛生，並且積極參加防疫工作。天主教革新委會南市區分會主委羅福元表示：決定動員宣傳隊，積極配合防疫宣傳工作，做到家喻戶曉。

最後，到會者共同表示：堅決肅清在教會內的帝國主義思想，進一步為教會的自立革新而奮鬥，回答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會後大家一致要求發委聯合聲明一致聲討美帝國主義的罪行。全文如下：

滅絕人性的美國侵略者在朝鮮戰場上瘋狂地撒佈細菌毒蟲，企圖殘殺我們最可愛的人——中國人民志願軍及朝鮮人民軍和朝鮮的和平居民，今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後，更不顧我國人民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嚴正抗議和聲討竟胆敢把它的血腥魔爪伸向我們的神聖國土——東北、青島

地區，繼續撒佈細菌毒蟲，企圖大批屠殺我國人民。從這暴行的行動中說明美國侵略者，已經完全喪失了人性，他們是世界上最野蠻最無恥的一群野獸。

事實很明顯，美國侵略者從朝鮮停戰談判以來，七個多月它們從來沒有認真的研究過和平解決朝鮮的問題，而是一方面蠻橫無理地阻撓和拖延停戰談判，一方面又公然發動大規模的細菌戰，這充份暴露了美帝國主義正在想延長和擴大朝鮮戰爭，無止境的屠殺人類的罪惡陰謀。

儘管美帝國主義擺出任何猙獰的面孔，我們中國人民尤其是東北人民是永遠也不會被嚇倒的，相反的他將會使我們抗美援朝的鬥志更加堅強；我們堅決擁護和支持外交部周恩來部長的嚴正聲明和各界民主黨派的聯合號召。過去美帝國主義是長期利用宗教進行侵略活動，今天我們同樣以憤怒的心憤對美帝國主義撒佈細菌來屠殺中國人民的暴行，要給以嚴厲的懲罰，一定要追還這筆血債，因此我們全體宗教界人士一定要和東北廣大人民一道廣泛的宣傳，徹底揭穿美帝國主義的陰毒嘴臉，進一步的為我們宗教界的三自革新運動，肅清教會內的帝國主義思想殘餘，來增加抗美援朝的力量，徹底粉碎美國侵略者這一新出的血腥罪行。

瀋陽市天主教革新委員會

瀋陽市中華基督教會東北大會聯合各分教會

瀋陽市基督教復興安息日會東北聯合會暨各分會
瀋陽市基督教浸信會
瀋陽市基督教福音會
瀋陽市風耶穌教會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

福州、銀川等地教徒抗議

美帝使用細菌武器

福建日報載：福州市天主教自立革新運動促進委員會發表聲明稱：「窮兇極惡的美國強盜，在朝鮮進行細菌戰的同時，竟在我國東北地區撒佈細菌毒蟲，殺害中國人民。這種行為是違反國際公法和人類正義的。我們全市三千四百多天主教神甫和教徒們，對美國強盜的這種罪惡行為莫不切齒痛恨。我們保證要向教友們揭露美國侵略者的罪惡，提高政治覺悟，並加強抗美援朝工作，打敗企圖擴大侵略戰爭的美國強盜，爭取世界持久和平！」

寧夏日報載：銀川市天主堂神父馬明德發表書面談話：「美帝利用細商企圖屠殺中朝人民的野蠻獸行，是每一個人不能容忍的。我代表銀川市全體天主教徒，控訴美帝這種毫無人性的罪惡行。」

平原日報載：新鄉市天主教革新委員會主任馬樹林來信抗議美帝舉行稱：「凡是愛國的教徒，凡是愛好和平的

人民，都應當以無比的憤怒來抗議美國侵略者的滔天罪行。我們要響應毛主席增產節約的號召，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徹底打敗美帝國主義侵略者，與全世界人民共同制裁這個個人的公敵。」

河南日報載：開封天主教自立革新促進會總備會主委陳天佑著文稱：我們開封市的天主教徒堅決擁護周外長的聲明，抗議美帝國主義使用細菌武器的滔天罪行，並響應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郭沫若主席的號召，動員全市教友積極參加偉大的「三反」和「五反」鬥爭，繼續加強抗美援朝工作。

察哈爾日報載：張家口天主教革新促進委員會代表張市八百多教徒，擁護周外長聲明，要求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天主教徒，聯合起來對美國侵略者扶植日本細菌戰犯來屠殺和毒害中朝人民的美國兇手，給予嚴重的懲罰。

此外，合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委員會、宣城天主教革新委員會、宿州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籌委會、當塗縣天主教革新委員會、寧國縣天主教革新委員會紛紛寫信給當地報紙抗議美帝國主義的滔天罪行。

安康驅逐帝國主義分子馬冀篤、白慕理出境

白慕理出境

本刊通訊員張英才報導：安康市天主教的帝國主義分子馬冀篤、白慕理（意大利籍）於五一年十月十七日毆打中

國教友侵犯人權，被逮捕管押後，安慶市全體愛國教友們，繼續揭露並控訴了他們的滔天罪行，經過了五個月的艱苦鬥爭，終於得到了勝利！

今年二月間在人民政府監察小組的監視下，由帝屋、國主義分子馬冀篤及其有關者，將安慶天主教的土地、房醫院及其他財產和教權移交給安慶天主教三自革新會，由代理主教張毅然神甫全權代表接收。

在安康愛國愛教的教友和廣大人民的一致要求下，安慶專區公安局已於三月二日將這兩個帝國主義分子，押解轉往西安永遠驅逐出中國國境。在當日午前，安慶市廣大人民群眾，見到這兩個帝國主義分子被押解上車時，皆拍手稱快，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把帝國主義分子馬冀篤、白慕理永遠驅逐中國去！」幾個帶着紅領巾的少年隊員高興的跳躍着喊叫說：「這一下却把帝國主義分子永遠趕走了，給我們國家除了大害！」愛國的教友們，更是高興萬分，見面互相道賀：「一個年已五旬的教友廖大仁興奮的高呼：『帝國主義分子趕走了，毛主席萬歲！』」

上海逮捕帝國主義分子

程萬里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於上月十八日，逮捕了隱藏

赤天主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程萬里（法籍）。

程萬里一貫欺壓、剝削毒害中國天主教徒。上海土山灣孤兒工藝院工人楊士實控訴說：「程萬里曾經把我的外甥謝金生騙到台灣去當匪軍。」另一工人忻百忍控訴說：「解放後，程萬里經常造謠惑眾，破壞抗美援朝運動。今年一月十七日，程萬里更帶領被欺騙的孤兒，散貼反動油印品，誣毀人民政府。當公安局傳訊時，他竟指使部分孤兒亂吵亂鬧，企圖抗拒傳訊，並煽動孤兒高呼反動口號。」

三月十日，程萬里竟無理扣留孤兒院工人三分之二的工資。當工人們提出抗議時，他更唆使爪牙動手打人。十一日至十二日，程萬里又指使大批爪牙毆打工友。張阿富被打耳光，施福慶被打的牙齒出血。爪牙王士康甚至拿了鐵錘，要打薛鳴鳳工友，幸被施福慶搶下來，否則薛就有生命的危險。

帝國主義分子程萬里這些瘋狂的罪行，激怒了廣大的愛國教徒和各界人民，紛紛要求政府加以嚴懲。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接受了這個要求，逮捕了程萬里之後，上海市的愛國教友莫不歡欣鼓舞，一致擁護人民政府這種正義的措施。



鞏固既有的勝利，把愛國愛教反帝工作搞得更深入，更徹底！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主任委員吳克齋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成立到今天，已經是一週年了。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們的國家，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展開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個偉大的政治運動。在這三大運動中，愛國的天主教徒受到了實際的教育，覺悟逐漸提高，認清了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進行侵略的事實，所以展開了反帝愛國愛教的三自革新運動，聲明與帝國主義割斷一切聯系，肅清帝國主義的影響，並堅決與隱藏在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展開了鬥爭。天津市的愛國教徒，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發表了革新宣言，並在四月七日舉行大會，正式成立了革新運動促進會。

我們促進會在過去一年來，領導教友進行了愛國主義的學習，團結了愛國的神甫、修女與教徒，向帝國主義的陰謀破壞作了多次的鬥爭，取得了初步的勝利。

過去一年來的鬥爭是艱苦的。首先，在革新運動發起的當時，以黎培里、文貴賓等帝國主義分子為首的教內反動集團，向我們進行了多次的阻撓與破壞。他們濫用神權，曲解教義，無恥地恐嚇愛國神長和教友，說什麼「革新就是裂教、背教，死後要下地獄

，和什麼「參加革新就要摘神權，停神功」。他們利用反動組織「聖母軍」散佈這些無恥謔言，阻撓愛國神長與教友的團結，妄圖達到長期侵略中國、統治中國教會的卑鄙目的。經過了與帝國主義分子面對面的鬥爭，經過了相當時期的學習，到今天，多數的教友們已經認清了帝國主義的醜惡面目，覺悟到祇有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並與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進行不調和的鬥爭，才能恢復天主教的純潔性，才能使天主教在新生祖國的建設過程中盡到應盡的責任；祇有這樣做，才算是耶穌基督的眞誠信徒，才算是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所以，愈來愈多的教友靠攏了促進會，遠離了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所組成的反動集團。

應當指出：促進會成立一年來，反帝愛國愛教工作有了一定的成績，主要的是，過去像一盤散沙似的教友們，今天已經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了！我們勝利了！

更應當指出：帝國主義對於我們的勝利是不甘心的。被我們驅逐出境的帝國主義分子，還在那裏散佈謠言，進行惡毒的宣傳，並企圖用種種卑鄙惡毒的方法，破壞我們的革新，破壞中國人民的革命。同時，在我們中間，還有少數帝國主義分子和他們的走狗，正在千方百計地陰謀活動，配合着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來愚弄欺騙着我們善良的教友們。這是我們應該特別警惕的。

我們有信心，中國愛國天主教徒的三自革新運動，是一定會贏得完全的勝利的。因為我們的鬥爭是正義的鬥爭，不但已經得到全中國人民的熱烈支援，並且一定會得到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與眞誠信仰耶穌基督的宗教界人士的全力支持。

教友們！在慶祝促進會成立一週年的今天，讓我們鞏固既有的勝利，把愛國愛教反帝工作搞得更深入，更徹底！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

一年來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

王 洗 耳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是去年四月七日成立的。這在天津天主教歷史上說是一件大事。在當時就有一萬五千餘名神甫、修女、教友在革新宣言上簽了名，表示願意和帝國主義割斷一切聯系。現在促進會成立一週年紀念日（四月七日）快到了，很多的進步教友都在熱烈準備着慶祝，情緒全都很高漲，這是因為親眼看到革新運動促進會的成立，的確給今後廣揚天主教舖平了道路。

記得在天津解放前後，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到處散佈謠言，說共產黨不准許信仰自由，要消滅天主教。一般教友不明真相，竟為帝國

主義分子所欺騙蒙蔽，所以在革新運動促進會成立之前，絕大部份教友，在思想上是和政府對立的，不願和人民靠攏。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寧願意失業，忍受生活上的貧苦，也不願意到政府機關中去作事，甚至聽信帝國主義分子的蠱惑，參加反動組織「聖母軍」，作些反人民的勾當。這種情況，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如果沒有促進會成立而大加糾正，天主教的前途是很危險的。只就這一點說，促進會就收穫了很大的成果。

天津天主教革新後，一年來大部份教友進步了。他們會積極的參加促進會所舉辦的學習班，明白了政府的宗教政策，知道了共產黨不阻撓別

人信仰自由，同時也看到了政府支持我們革新運動，答應我們的要求，把帝國主義分子驅逐出境，把教內的間諜特務給逮捕起來……期使我們的教會早日脫離帝國主義的枷鎖而恢復其純潔性。因此打消了一切顧慮，肅清了帝國主義的影響，站穩了中國人民的立場，和政府一條心了。

另外，我要指出的，就是還有一部份神甫，教友，在思想上還沒有進步，對革新運動不認識，甚至還抱有反感。比如在去年幾次鬥爭帝國主義分子，當時有許多教友不贊成，說是犯了第四誡，後來經過學習，很多人把這點搞通了，認識到我們所鬥爭的是帝國主義分子，是反對他們的違害中國人民的罪惡，而不是鬥爭主教、神甫。可是到現在，有一部份教友，對此仍然認識不清，還抱着犯四誡的謬誤成見。由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帝國主義分子灌輸給教友們的思想毒素是多

麼根深蒂固了。關於這件事情，我認爲是思想改造問題，而思想改造又是一個長期的工作，所以我希望進步的教友們要耐心幫助他們，同時我更希望那些落後的教友們，積極的參加學習，早日肅清帝國主義分子給我們的影響。多少年來，帝國主義分子歪曲教義，濫用神權，用種種卑鄙無恥的手段，使我們受愚弄欺騙而不自知，如今一旦要全部改正過來，當然是有相當困難的，是要經過思想鬥爭的。但是不論怎麼樣，我們在思想上，一定要肅清帝國主義的影響，遲早要肅清帝國主義的影響，不然的話，就不能在新中國存在。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成立一週年紀念日快到了，我拉雜的說了以上一些話，藉以表示慶祝之意。並希望和全體教友共同勉力，早日徹底實現我們偉大的三自革新運動。

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 成立一週年紀念感言

李德培

天主教的教義，乃恭敬天主，愛人如己。論內修，則須清心寡慾，修德立功；論外行，則當勤儉誠樸，忠實服務，在教內成爲善良的信徒，在社會作爲優良的國民。而帝國主義者則利用教士傳教的事業巧作侵略的先鋒，我國在解放以前，淪爲半殖民地，受不平等條約的壓迫，其主要原因，雖不全是教會，然因教難而引起的喪失主權領土的案件，也很不少。因此帝國主義者，給天主教會加上一個侵略的面具。所以我教友們，必須盡力革新，與以侵略爲目的的帝國主義割斷關係，而將教內所受的帝國主義影響，掃除盡淨，才有前途。我促進會諸同志們有鑑於此，乃

於一九五〇年開始籌劃教會的革新，實行三自運動，以爭取在新中國有立足之地。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發表革新宣言，經過數次與帝國主義分子作鬥爭，除去了革新初步障礙，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正式宣告成立。一年來革新運動獲得輝煌成績，驅逐一部份帝國主義分子，一部教徒及神甫認識了革新運動的意義。但是我個人覺得還有許多神甫教友思想仍是很落後的，需要進一步努力。因此，我爲促進會祈禱在未來有更好的成績，貢獻給祖國與教會。

x

x

x

假使我們不革新，怎會有今天？

河北路教友 高桂珍

一年來的天主教革新運動，使我能够和廣大的人民團結在一起，過着幸福的生活。

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我參加了天主教青年抗美援朝代表大會。在這大會上，我一方面感到非常慚愧，一方面感到非常興奮。各界青年團體的代表們歡迎着我們。他們希望着我們和他們緊密的團結在一起。我看了他們的誠懇的態度，心中真有說不出的難過。想到我本身也是新中國的一個青年，但是我的思想上却被帝國主義灌輸了許多毒素，使我忘掉了祖國，參加了「聖母軍」，給帝國主義增加了力量。當時我感到悲痛。我對不起國家，我對不起所有的青年朋友們。在五月七日，我參加了革新運動促進會第一期學習班。在學習中，對革新有了認識。我明白帝國主義怎樣利用天主教來做他們的侵略工具。在這過程中，我思想上有了一個大的轉變。

在去年十月一日國慶節那天，我們天主教教友也參加了遊行。在遊行時，我看出各界人民對我們革新後的天主教是怎樣的歡迎，對我們是怎樣的關懷。我們走過羅斯福路時，人們遠遠的看見我們的隊伍來了，臉上都帶出一種笑容，有說不出的高興。在我們走到他們面前時，他們高呼口號歡迎我們。這時，我猛然有了一種感覺：各界人民現在對我們有了怎樣的看法，怎樣的認識！假使我們不革新，怎會有今天，怎能使各界人民這樣的歡迎？這就是因為我們革新了，我們和帝國主義割斷了一切關係，回到祖國懷抱，廣大的人民怎麼不歡迎呢？那次深深的感動了我。我決心要努力學習，作一個新中國的好青年。

愛國愛教的教友們，我們動起來吧！我們要與廣大的人民團結在一起，結成一個比鋼鐵還結實的陣線，向帝國主義堅決鬥爭吧！

慶祝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成立一週年

爲了慶祝天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成立一週年，並表示熱誠擁護這偉大的愛國愛教運動，我願意談一談一年來對天主教看法的轉變和認識。

由於過去長期受帝國主義分子的蒙蔽，我把教義和帝國主義混爲一談，以爲帝國主義分子所說的話全是教義，對他們非常崇拜，他們反對革新，我也不敢贊成革新。後來我參加了促進會主辦的學習班，經過幾個月的學習，才明白了帝國主義的本質：他們一貫是利用天主教作爲侵略的

西南角教友 蘇家峰

工具，他們不贊成天主教革新，是還想繼續騎在中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但是，現在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決不容許這般法利賽匪徒們再停留在中國的神聖國土上。也就是因爲這樣，所以一年來，我們驅逐了一部份隱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並努力在教友思想上肅清帝國主義影響。現在我澈底認識到，今後要使天主教純潔，必須要執行反帝、愛國、愛教這一偉大運動。同時我們要與教外廣大羣衆站在一起，爲建設新中國而奮鬥。

黑暗中的一盞明燈

小白樓教友 李振東

四月七日是新運動促進會成立一週年紀念日。在一年前，我還是在帝國主義分子控制下的一個青年。我是新奉教的。從舊社會過來的人，一向是落後，再加上帝國主義分子神甫們給的毒素，所以在思想上是反動的。後來教友發表革新宣言，帝國主義分子滿濟世就說：「千萬不能簽名。如果簽了名，就是背教。」我受了他的影響，到最後才簽了名。

促進會開辦第二期學習班，我參加了。我參加的動機是看看促進會到底搞的都是些什麼事，是不是有背教的可能。通過了學習，我才明白促進會是教我們愛國愛教反帝。多少年來中國一直在帝國主義壓迫下。一切大權都給他們掌握着。他們利用教會來作侵略工具的。在革新時，他們不許我們簽名，破壞革新，那也就是因為他們看出：如果革新成功了，他們就不能再在中國作特務了，於他們是有害沒有利的。如今我熱誠的擁

護革新了，學習班也參加了，那麼我背教沒有呢？現在肯定的說，不但沒有背我的信德，只有比從前更堅定更鞏固了。

自從參加學習班後，真像是在黑暗地方找到一盞明燈一樣，使我回到了祖國的懷抱裏，和廣大的青年站在一起，走向革命的光明大道。這真是我一生不能忘的一盞燈，如果沒有促進會，不知我要落到什麼地步。從前看到別的青年參加軍幹，我就想：爲什麼我們奉教青年都不參加，連小學生參加少年兒童隊都不行？愛國的事，奉教青年都不參加，這全是帝國主義分子害得我們，使我們青年人愛不愛祖國，不愛人民，不能和廣大人民站在一起。我現在想起來就恨。我們要把恨變爲力量，來和帝國主義作堅決鬥爭，讓我們把天主教的真精神發揚起來，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促進會領導着我， 教育着我！

西南角教友 王 德 麟

革新運動促進會成立已有一年了。在這一年當中，許多教友把敵我分清了。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我在沒有參加革新促進會學習前，認為政府取締天主教了。怎麼呢？我把天主教和「貫道」並列了，「貫道」已經取締了，這該輪到我們天主教了。先是把「教宗代表」黎培里趕走了，文貴賓「主教」趕走了，還要「聖母軍」的人到各區公安部門登記，這不是處處和天主教為難嗎？促進會成立學習班，我大胆參加了學習。在短短的學習期中，我瞭解了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我認識到我們的宗教是被帝國主義利用了，當了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帝國主義傳教士來到我們中國，不是來救人，而是披着宗教的外衣來壓迫我們，統治我們，教給我們的不是信仰天主，而是信仰帝國主義。他們把教義曲解成

為帝國主義的道理。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會說：教友們不許看進步的報紙，接近進步的人，參加共產黨的政治機關部門，否則就是背教，不能教靈魂。可是我們想想：要是我們中國人都不去參加自己國家的政治機關部門，而跟着這些帝國主義走，我們還是不是中國人呢？共產黨是為人民求自由求幸福的，為什麼我們不跟着它走而跟着帝國主義走呢？

在這一當中，促進會領導着我，教育着我，使我認清了既是信仰吾主耶穌愛人如己的道理的教徒，就要堅決反對壓迫人的帝國主義。我們要在促進會的領導下，走向愛國愛教的道路，和廣大人民在一起，抗美援朝衛國保家，與帝國主義鬥爭到底！

x
x
x

HOPE

促進會是教友自己的組織

西開教友 楊 栢 祥

到今年四月七日，促進會成立已經一週年了。去年今天，我正在反對促進會。帝國主義分子鄭化民時常給我講「道理」，灌輸給了我很多反人民的毒藥，使我對革新運動完全不了解，在思想上以為促進會是共產黨的「狗腿子」，是幫助共產黨來破壞我們的教會的。鄭化民會對我說過：「共產黨進來，決不許我們進堂，望彌撒。」因此我對政府特別恨，對促進會尤其是恨，在趕走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時，我就認為天主教不能再存在了，神甫都走了，往後還怎麼傳教呢？

但在同時，我看到了新中國的建設，一天比一天好，共產黨對人民的誠心誠意，是國民黨匪幫統治時的沒有的現象。我的思想開始有了變化

。以後我參加了促進會主辦的第二期學習班。這給我幫助很大。在小組上暴露了我的思想，開始認識了帝國主義分子的真面目。他們都是披着羊皮的狼，來到中國，表面上是傳教，暗地裏作間諜活動。他們披着神甫的外衣，暗地裏什麼壞事都幹。在二期學習班結束時，我捨不得離開，又要求參加了第三期。促進會爲了使我達到我要求學習的目的，又介紹我參加政治學校。

促進會對天主教出了很大的力。現在我們天主教的地位也提高了。我現在真正感覺到促進會是我們教友自己的組織。今後我一定在它的領導下，努力學習，努力工作，爲徹底實現三自革新奮鬥！

革新前後兩個人

望海樓教友 孔繁毅

自從革新運動開展以來，我在思想上來了一個大翻身。我從小就在帝國主義所辦的學校中受着奴化的教育，思想很反動。解放前，我對共產黨的認識是模糊的。由國民黨的反動宣傳和帝國主義的造謠譁囂，對共產黨仇視恐懼；又加上我因受帝國主義奴化教育所造成的一種民族自卑感，只認為外國文明，國家也好，比我國強百倍，甚至連中國神甫也看不起。

天津解放了，一般的人都在歌唱着自己的祖國，歡天喜地的慶祝解放，而我却在憤恨着。這時，帝國主義分子文貴賓給我們講道理說：「你們應時常預備自己的靈魂，魔鬼世界已來臨了！」他還說：「不許你們看報紙，免得有危險。」有時在上課時，聽到外邊有鑼鼓的聲音，帝國主義分子的走狗就說：「他們的良心不平等，用鑼鼓來掩蓋良心的責備。」每日下午下課以後，又加上一堂講「科學與宗教」，還給我們看反動的

小冊子。就在這種環境之下，我走上了反動的道路，加入了「聖母軍」。不久，天津的革新運動發展起來了。文貴賓等帝國主義分子說：「革新是裂教。誰簽名，誰就是背教。」當時我表面上抱着不理的態度。其實我是等待着神甫、主教的命令。等到文貴賓被趕走時，我還說：「他個人是帝國主義分子，與我們的教沒有關係。反正我找不出他那一點是帝國主義。」就這樣的思想，一直存在到我參加了促進會的第三期學習班，經過了學習，我這種堅固不拔的頑固思想，終於被攻破了。我不得不承認革新運動是對的。自己並不是看不見帝國主義的所作所為，而是因為「一貫在思想上受着帝國主義的統治，不敢做出相反帝國主義的事。今天我已經徹底看清了自己的前途，已經確定了忠誠為人民服務的愛人的人生觀。我今後要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作鬥爭，這是愛國教徒的唯一出路。現在我已光榮的參加到革命隊伍，想起從前，完全是兩個人了。」

張濟衆神甫在土改工作途中致書

吳主委檢討自己的貪污思想和行為

編者按：天津市望海樓天主堂神甫張濟衆，自從去年九月間參加了土改工作團後，在土改工作的過程中，政治覺悟大大提高。日前，他在經過三反學習之後，檢查了自己過去的貪污行為和貪污思想，在工作非常緊張的情形下，特地寫信給津市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主任委員吳克齋先生，檢討個人的錯誤，表示改過向善的決心。這封信本來是一個私人信件，但它的教育意義相當重大，所以我們把它公開發表。希望各地的神甫和教友們，學習張神甫的榜樣，徹底檢查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並進一步投身於偉大的三反和五反運動中去。

吳主委：

津市離別已六個月了。在這段時間中，我想津市的教務一定有新的發展吧！這六個月的土改工作中，我過着革命的生活，非常興奮。參加過不少的大會，聽了不少的報告，經過無數次的小組討論，每個同志都大膽的暴露了個人的思想情況，並會深刻的檢討了自己，批判了自己。每個人都在爭取進步，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作風。這是考驗自己和鍛鍊自己必經的過程。

我們工作到目前已是六個月了，土改第二階段還沒有完成，土地還沒有分配，只不過展開了鬥爭。有的地區劃完了階級，有的地區還沒劃階級。目前的工作是土改中的一場激烈鬥爭的大會戰，是地主階

級和農民階級的決鬥。農民正在熬火朝天的向幾千年來的封建統治階級猛烈的進攻，而封建勢力死不甘心的要作垂死的掙扎。在這緊張的局面下，政協命令我們在本月（三月）底結束工作，四月一號全國集中佛山作工作總結（大概一個星期），完畢即回去，在四月中旬可能回到天津。

目前全中國轟轟烈烈的展開了三反的運動，正好結合着我們今天土改中的熬火朝天的戰鬥。三反是要消滅資產階級的享受和腐化思想，土改中的農民要打垮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這兩個戰場目的，即是要建設個新的中國。我們在工作緊張中，學習了三反文件，作過幾次的小組檢討，差不多每個人都檢查了自己，向組織上交代，洗去舊的好能灌入新的。我也用了幾天時間，初步檢查了我的思想，我雖然不是一隻大老虎，如果依然存在着這個包袱，將來一有了機會慢慢的會變成吃人的老虎的。現在我把這些事情向你報告一下：

(1) 一九五〇年秋天（日子忘記了），我從美帝國主義分子單利文處領到三打手套和四套衛生衣。他叫我看誰家窮，就分給誰。但那時我的思想是錯誤的，因為我在帝國主義分子文責實壓迫之下，津市沒有我的堂口，便和母親住在謙德莊高舖裏，那時窮得很，一般神甫的生活都比我好。我想，我既是這樣困難，用一些也不算過，便給了人兩打手套，自己留下一打賣了（每雙二千元），衛生衣分給了人兩套，自己留下兩套，賣了一套，自己用了一套（一套賣十幾萬元）。過去我這種思想是極不正確的。這種貪污的思想和行動若是依然存在，將來遇到機會是會變成更大的錯誤思想和行爲。今天我爲了要求改造我個人，所以首先要洗淨思想，改正自己的錯誤。我深刻的認識到舊的東西之可恨。

(2) 同時單利文給我一桶奶粉（約有六磅），也未分給窮人，留下自己用了。對此事，我良心時常不安，因為我奪了窮人的營養來爲個人享受，又是一種貪污行爲。

(3) 在解放前，文責實給了我一桶維他命（糖衣皮的），我自己用了一些。我到望海樓堂，因爲生活困難，便託一位教友賣了，沒有發票和印花，共賣了三十三、四萬元。既無發票、印花，賣東西，是偷稅了。我檢討這是不正當的行爲和思想，是損失了國家財政的收入。問題雖然不大，若是大家都這

操作，問題也就大了。我在小事上有了這樣不正確的想法和行爲，遇到機會一定要漏大稅的。所以我把這種要不得的思想和行爲提出來。今後我要堅決的改正我的錯誤思想。

(4) 在解放前，因偽法幣波動，物價飛漲。我買了九捆棉紗。我想存貨比存錢好。在一九五〇年大約四月間，爲母親找房子，因無錢兌房底，想賣棉紗，不過沒有稅票，有人說不能賣出。我便找到了東樓的一家織布工廠的一個職員孟繼清說了此事。他說他可以製。他用自行車從謙德莊我母親住的窩鋪裏帶走了。我看見他在棉紗上貼了印花。不過，他辦的是否合乎手續，我不懂得。我那時的思想是錯誤的，我應當向專管部門詢問清楚，也能賣掉。我沒這樣作，我走錯了路。我應當作檢討，今後作個守法的人。

(5) 我在賀家口堂騙過文貴賓人民幣五萬元，說爲津貼要理教員，但是我只給教員二萬元，用三萬元爲學生買了文具，使教員受了損失。今天檢討起來，都是不正確的，要不得的。

以上是我初步的檢討。因爲時間匆迫，未能深刻的檢查，只不過把主要的寫了出來。待返津後，還能有時間響應三反的號召。我對三反的認識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的進攻，用種種毒辣的手段，花樣，陰謀來腐蝕革命工作者，以便達到自己享受的目的，阻礙了新中國建設的前程，使新生的中國停留在中途，作資產階級的俘虜。我們對這類進攻，是一定要反對的。讓我們大家緊密的團結起來，捕殺吃人的老虎。

此致

敬禮！

張濟衆

一九五二年三月九日於廣東省南海縣土改工作中

自我檢討

輔仁大學校長 陳垣

編者按：陳校長的「自我檢討」共分三部份。這裏發表的是前兩部份。第三部份是作

者工作作風的檢討，從略。

一、我與輔仁的關係

(一) 解放前在輔仁工作的態度

輔仁大學是天主教設立的，創辦人是馬相伯、英欽之。我和他們倆人是老朋友，我因研究宗教史的關係，常到英欽之那裏找天主教史材料，時有往來。

一九二六年英欽之病了，在他臨死前，把我介紹到輔仁，有些像托孤的意思，讓我作輔仁社社長，後來就改爲輔仁大學。

我沒到輔仁前曾任國會議員，參加過曹錕賄選，又曾任教部次長，代理過部務，深感到當時政治的污濁，就脫離政治舞台，在北大、燕京教書。但都是兼任，到輔仁才是專任。

自一九二六年一月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北京解放，我在輔仁整整二十三年。這二十三年裏，天主教會由本篤會改爲聖言會，雖然經過抗日戰爭，經過解放戰爭，但是我在輔仁的態度二十三年一直是一樣。是一個什麼樣的態度呢？一個總的基本精神，就是除文史兩系和例行公事外，一切校務都不甚過問。

當時輔仁是帝國主義分子掌握校政，學校的主要事務，他們自然不願意我過問，我就作一個傀儡校

長，什麼事情不告我的，我就不問不問，只空有一個校長名義而已。

既是有名無實，我爲什麼願作這個校長呢？

第一，我那時不曉得帝國主義是在披着宗教外衣進行文化侵略，還錯誤的以爲他們在中國設立了一個大學，是對中國有好處的，這是一個根本的錯誤看法。我以爲作校長可以教幾點鐘書，可以拿出大部時間從事研究工作，又可以利用輔仁這個圖書館讀書方便，又清閒。所謂清閒，就是如果作一個當時的國立大學校長，就真正要管事。作一個教會大學校長，他們不讓我管事，我正樂得清閒，正想埋頭念書。我當時還想，這是一個很好的讀書處所，於是就讀起書來。這三十年中我會發表的論文，大約有八十種，其中的七十四種都是到輔仁以後作的，這並不是誇耀，是說明我在輔仁主要工作就是讀書。

我當時自以爲是一個「清高」的學者，在政治上我已是退隱山林澹泊自守，自以爲決不和反動統治同流合污。在學校裏，名義是個校長，等於前清的書院山長，又可以不管事，正合夙願，當時還自以爲是不壞的。

因爲抱着這樣的態度，就造成我老老實實、俯首貼耳地爲帝國主義服務了二十三年。

(二) 解放前對教會的看法

我是研究過宗教史的，但並不是只研究天主教，像回教、道教、基督教、佛教等都研究過，因此，從前對於宗教有一個看法，認爲在人煩惱的時候，失意的時候，信仰宗教可以得到安慰（當然這是自欺欺人的說法），因此對任何宗教都有好感，對天主教也是這樣的看法，雖然我自己並不是一個天主教徒。

這裏我也簡略的說一下，我研究歷史的一個大缺點：

我研究歷史，不但立場、觀點、方法是錯誤的，而且因爲我自己想「不問政治」，也就不研究近代史，因爲近代史與當時政治關係密切，牽涉太多，爲的是「脫離政治」（當時自以爲是脫離政治），所

以不很研究近代史，因此對於近百年的國際變化，完全認識不清楚，認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當然也認不清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本質；又加上對於宗教有好感，因此就錯誤地認為中國自己辦的大學不多，教會來到中國辦大學，可以幫助我們辦教育，是對我們有利的。

這個錯誤思想一直影響到解放後，等一會我還要談。

有這樣一個錯誤的看法，所以就「自以為是」的甘心作着帝國主義的傀儡。

帝國主義者爲了實行他們的侵略，用軍艦和槍砲，送來了宗教，以教會爲其侵略工具，傳教士掩蓋在宗教下面，進行其經濟上、政治上的侵略陰謀，並披着宗教的外衣開辦學校，以進行其文化侵略，企圖培養爲帝國主義忠心服務的奴僕。而我爲了個人利益，爲了個人研究的便利，又因爲我認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看不見中國人民，所以在輔仁作校長，基本上是與帝國主義站在一個立場，對校務不管，讓他們隨心所欲，爲所欲爲。而我當時實際上是俯首貼耳，唯命是從，因此得到帝國主義者的信任，得到帝國主義者的重視。

他們看出我是他們很得力的奴才，因此表面上客客氣氣，使我面子上過得去，讓我心安理得，甘心情願的爲他們服務，以達到他們對中國人民奴役的目的。

我爲了自己好名，爲了自己「清高」，爲了不願沾染當時的政治氣氛，就毅然離開政治舞台，自以爲是找到一個理想的棲身之所，而實際毫無有人民立場，喪失了民族氣節，馴順安適的投到帝國主義的懷抱。二十三年來，作了帝國主義者的俘虜，忠實的替帝國主義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國主義者就通過我，穩紮穩打來在學校裏作着「太上皇」。

二十三年來，通過我給青年灌輸奴化教育，培養出爲他們服務的人材，貽誤了多少青年子弟，還自以爲「超階級」、「超政治」，還自以爲「清高」，其實就是做了幾十年污濁、卑鄙的買辦和幫兇，而不自覺。

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行爲，是比殺人更厲害，更毒狠的。後面操持着的人，固然是帝國主義分子，

而拿着武器，在最新衝鋒陷陣的人，却是自以爲「清高」的我。

這二十三年裏，尤其是最後三年多，解放戰爭時期，我的態度更看得明顯。

當學生運動澎湃，民主力量高漲的時候，我以爲輔仁是「不能（不罷課）的大學」而光榮，就拿出我一貫的主張，就是帝國主義者所贊成擁護的主張，告訴同學們「要好好讀書，不要參加政治活動」，阻止三青團貼壁報，同時也不贊成同學們參加學生運動，表面上好像是中間路線，當時自以爲是不偏不倚，而事實上正是與敵人打成一片阻礙了爭自由、爭民主、反飢餓、反迫害的學生運動，使得進步力量在輔仁不能發展。

我這樣堅定不移地爲帝國主義服務，爲反動統治服務的立場，一直到臨解放前，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大五十週年紀念日的時，我還準備講「亂世與學術」，這個演講雖然由於別的原因沒有講成，但這已充分說明我當時的思想情況了。

二十三年來，我就是以這樣「不問政治」的態度，在死心塌地的忠實的爲帝國主義者効勞，替反動統治來維持社會秩序，危害了人民，貽誤了青年，喪失了教育主權，背叛了民族利益。

我認清了自己在那時所起的作用，認清了我自己所站立的立場，才明瞭臨解放前，國民黨反動派這樣對我不忍放手，一次二次三次的派飛機來接我離開北京的原因是什麼了。

幸虧我當時稍稍接近了些進步力量，沒有離開北京，有了向人民贖罪，爲人民服務的機會，不然我就會永遠作了人民的罪人，背叛人民到底了。

二、反帝鬥爭中我的思想轉變

（一）解放後對帝國主義者的看法

解放以後，我的思想開始在變化。我的政治學習是毫無基礎的，解放後才讀新民主主義論，才逐漸

明瞭中國的社會性質，才開始得到真理的研究，但是非常粗淺，非常幼稚的。

學校裏成立了臨時校政會議來管校務，解放前的校務長帝國主義分子芮歌尼作為教會駐校代表參加校政會，同時成立了臨時校務委員會、中國教員會等，學校的大部分教職學工已開始和帝國主義分子作鬥爭。當時帝國主義分子以芮歌尼為代表，在想盡陰謀處處刁難，自一九四九年他們就爲了課程上添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等；爲了圖書館買政治理論書，爲了我們展覽「從猿到人」的圖片；爲了同學們的暑假實習等，他們屢次用類似警告的信件來提出他們的無理要求。帝國主義者自從解放後，就蓄心積慮的不放鬆任何事情，處處想鑽空子，時時在進攻，以圖在輔仁堅固他們的權利。我們全校師生很多人已站在人民立場，用各種不同的辦法和他們鬥爭。

但是我自已呢？當時我主觀的看法是這樣的，我想：中國人民革命，自然是要反帝、反封建，但是教會來中國辦學校，尤其是解放以後，在人民政府領導之下，他們出錢我們辦理，這樣不是對人民有好處嗎？因爲有這樣一個根本錯誤思想，所以使得我把帝國主義分子當作外國朋友，所以在各種事務措施上，在各種會議上，有人提出比較對教會不客氣的話來，我就不明白。比如有一次開臨時校政會議的時候，出席的人除學校行政負責人及教職學工代表外，還有教會駐校代表芮歌尼、盧修女。他們教會的規矩修女出門必須要兩人一起，芮歌尼又帶了一個翻譯，則教會代表本是兩人，實際出席的成了四人。有人提出他們出席四人不應該，當時我就想：輔仁既要繼續辦下去，我們應當合作，應該在互相協商之下才能辦下去，我很感到爲難，我想教會要那樣，大家要這樣，我校的事以後怎樣辦呢？於是就大不高興，拂袖而去，離開會場。我當時沒考慮到，教會代表忽然偷偷的就增加了一倍，是對我們的危害，我却自以爲是站在「公正」立場，而實際上是與帝國主義分子思想一致，爲他們着想，而應到我自己覺束手無策滿腹委屈，所以那次回家以後，就寫了一封信向校政會辭職，後來經過大家的幫助，退還辭職信，我才繼續幹下去。

帝國主義分子是非常狡猾的，這次帝國主義的走狗申國神甫無恥之，還把我寫的辭職信騙到他

手裏，說字寫得好，要作爲美術品收藏着，我也沒注意就給他了。後來他們要改組董事會更換校長時，還拿信給別人看說「你看，校長會要辭職」。這就說明我毫無警惕，毫無防備，沒有拿他們看作敵人，因此嚴重影響了反帝鬥爭的展開，影響了反帝鬥爭的情緒。

當解放後不久，芮歌厄不作校務長以後，我怕他們不和我們合作，和我們鬧決裂，我還提出來請芮歌厄作理學院院長。我當時的想法是：理學院院長由他來作，可以安定他們的心情，多籌些款辦好輔仁理學院。

我就是這樣無原則的遷就敵人，事事怕得罪那侵略我們的敵人，爲他們想得無微不至，就好像是只怕他們不能隨心所欲的來繼續侵略一樣，委曲求全，失去了中國人民的立場，向帝國主義者妥協、投降。

我在抗日戰爭時期，自以爲是有民族立場的。著論罵帝國主義，罵漢奸賣國賊，但同時却在帝國主義分子所辦的輔仁大學安心服務。這還不算，到了解放，在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的時候，我還不知不覺的爲帝國主義効勞，現在才使我更清楚的認識我以前的民族立場是資產階級狹隘的民族立場，如果沒有人民立場，沒有無產階級立場，是不可能真正的民族立場的。

(二) 解放後對同仁的態度

我因爲那時沒有站在人民立場來處理校務，因此對於學校裏的工作是非不明，對人事關係上敵我不分，我現在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此時思想情況，首先說一下我對楊榮春和魏重慶先生的看法。

我是一個舊思想舊習慣很深的人，從小就受着封建教育，因此培養了我的封建思想，講究封建道德。

因爲我認爲楊、魏二先生，在解放前爲了得到天主教會的幫助，或爲了在天主教辦的學校教書，就信奉了天主教，當時我覺得信教可以，但是爲了自己的出路信教是可恥的，因此就看不起這樣的人。

解放以後，楊、魏二先生的悟覺提高了，認清了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宗教在進行文化侵略，毅然的脫離宗教，堅決的站在人民立場，表明自己的態度。這樣的態度，作爲一個中國人民，站在反帝的立場，我們是應當歡迎的，而我那時還沒有這認識，我比他們進步慢，沒有看到這一點。我却以爲他們既已歸教，而解放後又忽然反教，就覺得他們太反覆了，在封建道德來說，這是反覆可恥，所以說對他們不滿。當然我政治覺悟提高後，已逐漸認識到這是我自己的錯誤，不是他們的可恥。而是由於我自己過去對宗教的感情，由於對封建道德的觀念，更由於我還沒有站穩人民的立場，所以同仁們已經在飛躍的進步，我却躲在陰暗的角落裏，用帝國主義者的尺度去衡量他們，現在想起來實在是痛心的很。

其次，對於劉景芳先生，我的錯誤思想更看得明顯。本來我和劉先生是並無隔閡的，在解放後，他作臨時的教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就相當於教務長）的時候，我總覺得他態度不好，對校務獨斷獨行，不和我商議。劉先生站在反帝立場上和我爭執，我却不明是非，一方面從個人出發，認爲喪失了我的威嚴；另一方面更嚴重是我常常不知不覺的從帝國主義立場考慮問題，覺得劉先生的主張，增加了我的工作上的困難，而感到校務難辦，因此對劉先生表示不滿。別人和帝國主義作鬥爭，我以爲是和我爲難；別人維護中國人民教育主權，我以爲是和我過意不去。我不去檢查自己的錯誤思想，而却銷怪了別人。我當時想，帝國主義統治學校時他們還恭維着我，使我「面子」過得去，解放後我也要求進步，爲什麼人民當了家的時候，我却受人打擊呢？我完全認不清，不知道爲什麼這樣，自己感到受逼太甚，有一次竟對劉先生說：「你簡直是帝國主義！」我却完全想不到就因爲我重視「面子」，客觀上又被帝國主義者利用了。

我當時不但不能站在反帝行列去和敵人作鬥爭，反而分不清敵我，竟認敵爲友，以友爲敵，沒有和敵人鬥爭的勇氣，却與自己人爭執。只怕得罪了敵人，怕鬥爭太激烈，怕他們不能繼續辦下去。我還錯以爲我這樣作是維護人民利益。不了解我的表現是阻礙了反帝鬥爭。

我當時不但對同仁們的進步認識不清，而且缺乏政治警惕性，就在我們的臨時校政會上，有特務分

子李永俊，從解放後直到五零年五月逮捕他時為止，他一直作着校政會議的記錄，這是多麼危險的事。這種情況都可以很好的說明解放後，輔仁接辦前我的思想情況，由於我的立場不穩，敵我不分，就給人民教育事業帶來了不可彌補的損失。

(三) 在反帝鬥爭中

一九五〇年六月初，爲一九五〇年度的經費問題，我們和帝國主義分子的激烈鬥爭開始了。但我那時的思想仍是很模糊的，我當時還是想，中國剛剛解放不久，到處需要建設，需要錢，教會出錢辦學校，只要他們遵照我們的章程辦事，有什麼不可以呢？學校一樣辦，我們又可以省一筆錢，不是對中國人民有利嗎？

我的政治覺悟不高，而且對政府的教育政策的精神體會不夠，只理論上認識了中國人民革命要反帝反封建，理論上認識了不容許帝國主義侵犯我們的教育主權，實際上只是一個空洞的政治概念，並沒有真正了解。因此，對站在前面的帝國主義分子就認識不清，自己的思想有時又和他們一致，所以就：既有人民政府教育部給我們作主，當時政府也沒有說「外國人」不許辦學校，只要遵照我們的章程，還可以繼續辦下去。我們學校的外國人不一定是帝國主義分子，能够讓他拿錢還繼續辦，是對我們有利的。學校的行政已由我們掌握，則政治上沒有問題。只要經費問題能解決，使同仁同學不致於失業失學，就是交涉成功。我就抱着一個這樣的看法，去同他交涉。我爲了一九五〇年度的經費早些解決，我和芮歌尼談話至十幾次，他總沒有確定的回答，並且還時常發牢騷和表示不滿。因他總不給肯定的答覆，我雖然對於他們已有些懷疑，但是對他們還是存在着幻想。

直到六月底，經費仍不定，聘書不能發出，我當時很急，很氣，我想：爲了我們同仁同學的利益，還是去和他們交涉，交涉成功讓他們拿出錢來，才算是勝利，鬧決裂了學校停辦，就不能算是勝利。

到了七月十四日，芮歌尼給我一封信，說經費有辦法了，每年可拿十四萬四千美元，却提出四條條

件作爲撥給經費的要挾。四個條件裏，有一條是「人事聘任教會代表有最後否決權」，並根據這條，提出解聘五位教授。這時我才開始認識到：在我們學校裏，在我們的面前的原來就是最狡猾最毒狠的帝國主義分子。他們一手拿着錢，一手拿着條件，來要挾我們，運用否決權來侵犯中國人民的教育主權，這樣的無理要求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要堅決反對的。

在七月二十二日，我還和他們作了最後的交涉，對他們所提出的四個條件，其中校產與教會財產劃分和當時所謂「神甫花園」定時開放兩項，認爲可以答應。關於新董事會問題，認爲由教會與校長選任，即可成立，已經等於四個條件中答應了他兩條半。但是帝國主義者仍然堅持最後否決權，作爲繼續津貼的條件。至七月二十九日，芮歌尼發表了一篇富有煽動性和恐嚇性的所謂「告本校同仁同學書」，聲明自八月一日起教會不負輔仁經費責任，一切開支應歸陳校長負責。一面又鼓動工友索薪。同時又要改組董事會，企圖撤換校長。

到了這時候，他們不但侵犯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並且直接危害了我個人的利益，才使我如夢初醒，我才真正的覺得忍無可忍了。這時才使我進一步認清帝國主義者的猙獰面貌。我才把反對帝國主義的理論與實際鬥爭漸漸結合起來，才堅決的站在中國人民立場，在黨和教育部領導之下，與我全校教職學工，向侵犯中國人民教育主權的帝國主義分子展開鬥爭。

在起初，我看不清帝國主義者的面貌，是因爲當時帝國主義的要求對我個人利害沒有直接的危害和威脅。到了危害到個人利益，危害到個人名譽地位的時候，一方面因爲有羣衆的正義要求，一方面又因爲有政府的支持，才使我政治認識逐漸提高，才使我鬥爭意志逐漸堅定。

他們要改組董事會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校長不聽話，董事會就可以換校長。當然在他們看來，我這個校長一直是唯命是聽的，現在已漸漸開始不聽話了。由於這個改組董事會的事情，令我深刻的明白以前他們利用我，允許我作校長是因爲我能爲他們効忠，是對他們有利的。這一件事不提出，我仍是模裏糊塗立場不明確，而且對帝國主義者還始終存着幻想，雖然這可恥的幻想，在一次又一次的衝突

涉中已經逐漸減少、消滅，以至於變爲仇恨。但這仇恨的鞏固，還是結合了個人的利益，個人的名譽地位在內的。

今天想起來，我當時以這樣的思想去和帝國主義者作鬥爭，真是危險已極。如果不是共產黨在領導，如果不是教育部在支持，如果不是我們全體教職員工正義的鬥爭，我就很可能作出喪權辱國的事情，很可能倒在帝國主義的懷抱。

總起來說，在反帝鬥爭開始時，我的立場不穩定是兩面搖擺的，又想站在人民這邊，又想拉住帝國主義分子。我當時是想，如果答應他們的要求，錢攤拿出來了，但學校仍然辦不下去，如果不答應他們，他們不拿出錢來，是有人民政府支持的。我當時的思想關鍵就在此。又夾雜上個人利害，個人名譽地位，因此就堅決與他鬥爭。

不但如此，我當時對於新民主主義教育政策也體會不夠。我只有經濟觀點，沒有政治觀點，只從經濟出發，沒有深刻體會到教育政策。所以，後來教育部撥給了十萬斤小米，我的胆子就壯了，鬥爭意志也堅定了。難道說沒有這十萬斤小米，我們就能喪失中國人民教育主權嗎？這思想今日想來真是可恥，基本上是沒有站在人民立場考慮問題，沒有全面的從人民教育事業着想。

從三反運動中，認識了我那時思想的錯誤和自私自利，我這思想嚴重地影響了同仁們的思想，延遲了反帝鬥爭，阻礙了學校的進步，嚴重地損害了人民的利益。

上海天主教友的反帝愛國運動

上海市抗美援朝天主教支會總幹事 湯履道

上海天主教的反帝愛國運動在去年七月間開始蓬勃生長起來，特別是在去年九月十六日成立上海市抗美援朝天主教支會以後，更有新的發展，到今天爲止，由於愛國教友的努力，各界人民的支持，把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分子在我上海教會的非法統治基本上動搖了，正向着徹底掃除利用我天主教的侵略惡勢力，純潔教會內部，實現人民自己的宗教事業的道路邁進。

一 解放後教會內帝國主義分子的罪行，激發了愛國教友的憤怒！

大家都知道上海天主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在解放前是公開與國民黨匪幫相勾結，進行反對中國人民的罪惡活動的。解放以後，他們還是至死不悟，企圖利用被他控制的教會、學校、醫院、「慈善機關」等團體，進行破壞我天主教友

愛國運動的活動，其猖狂的程度，是令人髮指的。他們胆大包天，敵視中國人民的勝利，繼續作威作福，騎在上海教友頭上，滿以爲「解放不會長久，美蔣匪幫會回來」，因此千方百計愚弄教友，供其驅策，以達到美蔣「復辟」，遂其非法統治教會的目的。

最明顯的事實：如上海震旦大學在簽訂愛國公約時，帝國主義分子就藉口有神無神，欺騙教友同學，反對擁護中國共產黨，公然鼓掌通過沒有這一條的愛國公約，事後還得意的稱爲「勝利」。同時到處佈置，嚴禁教友在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愛國公約上簽名。聖堂內也公開煽動叫教友多唸玫瑰經消滅共產黨。帝國主義分子傳承烈則更以「仁慈和氣」的外表，叮囑青年教友「不能有兩條心，只有一條愛教心，不能有愛國心。」並無恥的作美蔣傳聲筒，他說：「蔣經國在台灣訓練

空軍，不久會轟炸上海，可能登陸」。徐家匯耶穌會的工友，看到祖國解放，外面敲鑼打鼓，熱烈慶祝，他抑制不住心裏的高興，出去看遊行，回來後，帝國主義分子即恫嚇說：「看遊行是犯罪的，要辦神功。」和他講道理，帝國主義分子還兇狠狠的說：「外頭解放，裏面不解放。」他們還想把新中國的一部份土地，劃成特殊「租界」。在帝國主義分子的猖獗活動下，當時教友思想是相當混亂的，大多數教友懷疑共產黨，懷疑新中國，遊行不參加，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喊不出口，怕開會，怕舉手，更怕在愛國運動的文章上簽名。但是另一方面新中國欣欣向榮的氣象，一件件爲上海教友經在手裏，看在眼里，燃起了不可遏制的愛國熱情，對教會內帝國主義分子的造謠污蔑，胡作非爲，激起了無比的憤怒，紛紛站立起來，堅持愛國愛教的真理，在自己的單位內和帝國主義分子，進行堅決的戰鬥。但當時的情況還是局限於分散的孤軍作戰，沒有形成羣衆性的天主教愛國運動，缺乏統一的組織。直到去年七月中上海市抗美援朝分會召開各界抗美援朝代表會議，各單位內的愛國教友才初次集中見

面，組織了天主教抗美援朝工作委員會，進步教友的力量始從分散到集中，成爲天主教反帝愛國的第一支新生隊伍。一個月之後，工作委員會舉辦了上海天主教反帝愛國第一期學習班，有來自各地區的二百五十多位學員參加，通過學習又湧現出大批積極分子，回到他們自己的單位和區裏去，又推進了各該單位和區裏的天主教友反帝愛國運動。像徐家匯在短短三、四個月內，已有一千五百以上的教友受到反帝愛國教育，成立了抗美援朝聯絡隊，開展了地區宣傳工作，他們隨時揭露帝國主義陰謀，駁斥帝國主義分子謠言。洋涇區張樓鄉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教友參加學習，痛恨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非法霸佔教會，堅決澄清教會。教友的正義行動，給上海市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開始打下了鞏固的基礎。

二 反帝愛國運動，是團結和教育廣大教友的過程，也是和帝國主義進行艱苦鬥爭的過程。

上海天主教友，反對帝國主義的尖銳鬥爭，最早的一次是以震旦大學爲首的發表抗議黎培里

宣言，發動驅逐黎培里的簽名運動。帝國主義分子以所謂教皇「代表」，「總主教」，反對黎培里要犯「大罪」，「下地獄」的無恥謬言，向我愛國的天主教友，進行瘋狂的反擊。之後二三個月內，運動普遍展開，帝國主義分子又不斷以「黎培里是硬漢，願爲宗教死在中國」「人民政府趕不了他」等妄言，在我教友面前虛張聲勢。但在我愛國教友無情的揭露下，黎培里的反動罪行暴露在天主教友的面前：他領導天主教教務協進會出版反動書刊，勾結美蔣匪幫進行特務、間諜活動，指使莫克勤組織反革命組織「聖母軍」，又看到他所發表的公開污蔑新中國，與中國人民爲敵的二封信，使教友明確了黎培里根本失去神長的資格而是十足的帝國主義分子，終於在全國天主教友一致聲討和人民正義力量的錘擊之下，黎培里像喪家之犬，被永遠驅逐出新中國的神聖國境。

其次就是全市各區廣泛開展的反帝愛國學習運動。許多教友受了帝國主義分子的欺騙、破壞，怕參加學習會有罪，也有怕簽三自革新，存在很多顧慮，起初學習是抱着聽聽看看的心理，通

過學習，認識到反帝愛國的學習，即是保護自己的宗教信仰，純潔自己的教會，便自動糾正了不正確的學習態度，漸漸積極起來。洋涇區教友在學習中結合當地具體情況，深深的體驗了控制教會的一批傢伙，是些帝國主義分子、反革命分子和惡霸地主等，因此積極起來參加實際行動，例如愛國教友帶頭動員各界集體繳農業稅等。

真茹區開展反帝愛國學習時，帝國主義走狗會散播謠言說「學習之後要忘記天主」。又說：「現在傳教很困難，將來神甫也許不能來行聖事，教友要多發上等痛悔。」並欺騙教友說，教堂內不要公開去，去了有人要懷疑，使教友發生懼怕心理。經過學習，愛國愛教的道理解釋明白，知道正當的宗教活動，是不受限制的，教友照常到堂裏去，神甫還是照常的去做彌撒。去年慶祝國慶時盧灣區教友組織了五百多人隊伍，參加盛大遊行行列。聖誕節和今年春節時，全市性教友青年的與各區反帝愛國學習會，紛紛舉行天主教友聯歡會，慶祝吾主耶穌的誕生。過去一向被帝國主義分裂的教友，現在已經在愛國愛教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了，並且過着活潑、新鮮、團結、

友愛的有意義的生活了。這都是展開學習後的新氣象。

第三、是成立了抗美援朝天主教支會的愛國團體，上海教友開始有了自己的抗美援朝的組織。儘管教會內帝國主義分子，有意不提「抗美援朝」，歪曲宣傳說支會是假冒天主教的一種機構，但是瞞不過廣大教友亮雪的眼睛，爲了抗美援朝，爲了反對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廣大教友已緊密的團結在抗美援朝天主教支會的周圍，展開愛國運動。在協助政府取締「聖母軍」的工作上，支會首先發表了宣言，擁護政府賢明措施，並勸導一般被帝國主義欺騙失足的「聖母軍」人員覺醒過來，號召教友做好心說服動員登記的宣傳工作。爭取積極轉變的「聖母軍」人員，組織控訴會，揭露反動組織「聖母軍」的黑暗內幕，以活生生的事實來教育大家。震旦大學退出「聖母軍」的教友，首先控訴了帝國主義分子組織「聖母軍」經常召開秘密會議，把持學生會、打擊進步同學、破壞新民主主義教育的種種罪惡。前馨石小學教徒師生揭露了「聖母軍」用反動電影、反動故事，毒害兒童思想的罪行。蓬萊區則在「

聖母軍」罪行展覽會上，以真人真事用廣播方式向參觀的人進行講述。「聖母軍」首惡帝國主義分子莫克勤、甘霖、趙玉明的罪狀招供，和陳哲敏沈士賢的先後低頭認罪，都充分暴露了帝國主義假藉宗教的罪惡面目。盧灣區廣慈隔離醫院在反覆深入的動員之下，「大忠者貞女」支會廿四名「聖母軍」團員和職員，堅決擺脫了帝國主義魔掌，全部退出了這個組織，辦了登記退團手續，回到人民懷抱。雖然到目前爲止，取締「聖母軍」工作，還有帝國主義的阻撓、破壞，需要教友更多的努力，爭取被欺騙蒙蔽失足分子覺醒過來，但是爲摧毀這樣一個以宗教爲掩護的反革命組織，已打下了不可動搖的基礎。

支會爲了介紹學習資料，交流各區反帝愛國運動經驗，宣傳愛國愛教的真理，又出版了「信鴿」定期刊物，得到了廣大教友的喜愛。

教會內帝國主義分子是始終與中國天主教友爲敵的，在反革命分子張匪伯達病死在公安醫院後，他們又造謠污蔑，煽動教友學習張匪榜樣，稱張匪爲「致命聖人」。支會及時的發表了告教友書，揭露張匪反革命罪行，痛斥帝國主義愚弄

教友的陰謀。徐匯中學、徐匯女中等單位也發表了宣言，各區教友又紛紛召開控訴張匪伯達非行的大小集會，表明態度。廣大教友更進一步仇恨教會內帝國主義分子的罪惡，警惕帝國主義陰謀。

教友覺悟起來以後，對教會內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無法無天的罪行，是極端痛恨而且堅決反對的。爲了要明白了解教會對取締「聖母軍」和「三自革新」問題上的態度，以及在製造張匪伯達事件上追究責任，徐匯、黃浦、蓬萊等區的教友和盧灣區的教徒老師會先後組織起來，去洋涇浜天主教堂訪問主教，提出意見。當時教會對待教友的態度，是極端無理的，或者是拒不承認，或者推出「代表」，發表荒謬言論，企圖威嚇教友，當教友嚴詞責詢時，則又推三推四，敷衍搪塞，顯得理屈詞窮，心虛腳軟。愛國教友聽到傅鶴洲「神甫」荒謬答話時，更怒不可遏，在報刊上予以揭露，痛加駁斥。徐匯區教友爲了帝國主義分子屢次阻撓愛國教友領聖體，更接連不斷的提出質詢和進行正義鬥爭。教友們愛國愛教的行動，使正氣大爲發揚，驚碎了幕後操縱教會

的帝國主義分子的賊胆，使他們陷於恐慌不安的境地。

此外我們又舉行羣衆性的集會，如去年十一月間召開了抗美援朝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各區愛國教友，進行了又一次的大會師，討論並明確了愛國運動的方向。今年一月舉行了馬相伯先生紀念會，發揚馬老先生一生反帝愛國的精神，號召大家學習愛國教徒的好榜樣。當中國人民志願軍歸國代表團、朝鮮人民訪華代表團到達上海的時候，支會又舉行了二千多天主教友的盛大歡迎會，會上充滿了熱愛志願軍，熱愛朝鮮人民的熱烈空氣，首次表現了我上海市天主教友蘊藏在心頭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精神。這一系列的活動和工作，充分說明了上海天主教友覺悟，一天天提高，團結鬥爭的力量日漸壯大和增強。

三 從反帝愛國運動中得到的體會

回顧八個月來上海天主教的反帝愛國運動，使我們深深體會到這個運動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首先是新中國的各項成就，正不斷發展着每一個教友的愛國熱情。歡迎志願軍大會上的熱烈精

緒，是具體的說明了上海天主教友，正和全中國人民一樣，敬愛我們的志願軍，支持着偉大的抗美援朝的正義鬥爭。說教友不能愛國，全是帝國主義騙人的謊話。同時上海天主教友的反帝鬥爭，是和全國範圍內的天主教愛國運動相密切結合的：天津、北京、南京、重慶等地的運動，已蓬勃開展中，而且取得了成就和勝利。這些成就和勝利，必然大鼓舞我上海天主教友的工作信心，說革新運動是「叛教」「裂教」的鬼話，必將被鐵一般的事實所攻破。在教友日益覺悟的今天，帝國主義分子的醜惡面目，一天天暴露，他們的鬼蜮，只有促使教友的覺悟，絕不能挽救他們的死亡。而且上海天主教友，已經有了組織，運動有了領導，只幾個月，已獲很大成績，發揮了天主教友過去從未有過的力量。再加上我們的運動，必定得到人民政府的保護和各界人民的支持，我們的力量，便會更加充實，鬥志也更加堅強。

第二，從八個月來的經驗，我們可以得出保證

，教友羣衆是一定會發動起來的；「愛國運動要神長來號召」或者說「教友不會覺悟」，這些說法是完全不對的。因為教友是受欺騙的，受壓迫的，欺騙是一時的，壓迫是渴求解放的，只要有人耐心教育，反覆啓發，他們必定會勇敢站立起來的！像洋涇區的農民，徐匯區的工人，過去非但不敢起來鬥爭，而且連帝國主義分子任何一句話，都會信以爲真的。現在呢，都已經組織了起來，成爲反帝愛國運動中堅強不拔的一支隊伍了。因爲思想不通，是在於所講的是真理不是真理，一旦教友找到了真理，一定會擺脫帝國主義的束縛。我們每一位覺醒了的教友，從自己被騙而覺悟的過程中，一定也會體味到這樣一個道理的。第三，上海是帝國主義百餘年來侵略中國的堡壘。在這樣一個環境下，我們的反帝愛國運動，必然是長期複雜的鬥爭，工作簡單和要求速成的想法是不對的，因此我們必須具備正確的工作態度，要把參加實際運動作爲自己的愛國救教的

正義事業和光榮的任務，一面看清它的艱鉅性，但決不在困難面前低頭，正要學習志願軍的既勇敢又聰明的榜樣，來做好我們的工作。同時在工作中，要不斷堅定自己的立場，要進一步肅清帝國主義的侵略影響。我們對待教友，更要抱着與人爲善、誨人不倦的精神。只有這樣，真理才會被大家接受，「三自革新」才能成爲教友們自己的要求。也只有這樣，才能產生不可抗拒的偉大的羣衆力量。我們對待敵人，應不存在任何幻想，必須堅決鬥爭，直到取得澈底勝利爲止。

四 對今後工作的幾點意見

從以上的工作經驗中可以看出，發動廣大教友參加反帝愛國學習，是推動運動的主要關鍵，因此我們要緊緊掌握住這個環節。首先各區各單位要繼續舉辦學習班，有條件的立即成立反帝愛國學委會，來切實領導教友的學習。如人數較少或教友較爲分散的區，可經常舉行學習座談會，或

成立學習小組，來研究討論反帝愛國愛教的問題，提高教友的認識。第二，我們希望各區各單位，教友要負起大力推廣支會出版的「信鴿」的任務，並組織教友寫稿，充實「信鴿」內容，組織「信鴿」讀報小組，把「信鴿」作爲宣傳教育廣大教友，打擊教內帝國主義的有力武器。第三，各地區的原有組織，要檢查工作，進行必要的整頓，沒有組織的要趕快建立。徐匯區抗美援朝聯絡隊密切聯系教友的工作經驗，是值得我們參考的。第四，支會與區的聯系，今後必須加強，各區各單位必須確定專人和制度，和支會建立經常性的聯系，支會並應給各區具體幫助。這樣我上海天主教的反帝愛國運動，一定會在過去幾個月已有了顯著成就的基礎上，獲得更光輝的成就。

更正

上期（十八期）本刊第三十二頁，促進會通告中「西寧九路號」係「西寧路九號」之誤，特此更正。

紀玉蘭的故事

• 張 鶯 書 •



(1) 紀玉蘭是個苦命的女孩子。在九歲那年，她被她父親送進了青島天主教的聖心孤兒院。



(2) 後來，她又從青島
給送到南京，仍舊
是在帝國主義分子
(修女) 的手下過
着苦生活。



- (3) 每天早晨四點半，
她就得起床。盪過
彌撒，就要給帝國
主義分子作奴隸式
的勞動。

(4)

她給
帝國主義
分子做的
早點是咖啡、牛奶、雞蛋、麵包；自己吃的是窩頭。



(5)

她餵雞，
餵鴨，用
光着的雙手
拔草餵兔子。



(6) 帝國主義分子一不如意，就打她，罵她，甚至把她關進黑屋子。



(7) 十三歲上，她被帝國主義分子賣給一個牛販子當童養媳。



(8) 有一天，在田裏，一個人把她拉到一間小屋子裏去，把她強姦了。



(9) 帝國主義分子惡貫滿盈，被中國人民驅逐出境。南京聖心兒童院回到了中國人民的手裏。



(10) 兒童院接收後，孩子們的生活比從前好多了。住的是有陽光的房子，吃的是有養分的食物。



(11) 少年兒童隊員們到院裏來慰問。

戴紅領巾的隊員們和孤兒們在一起玩。



(12) 隊員們要求孤兒們唱歌。紀玉蘭
唱起『玫瑰經』，心裏想起往事
，不由得放聲大哭。



(13) 晚上她問保姆，那些『紅領巾』
是幹什麼的，保姆告訴她是毛主席
的孩子，並說：『你們都已經
是毛主席的孩子了。』



(14) 五一節那天，紀玉蘭和孩子們參加了大遊行。在路上，她們高喊『毛主席萬歲！』她們第一次感到祖國的溫暖。

我控訴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對我

中國修女的迫害

李月華

編者按：李月華曾經在天主教仁愛會做過十二年修女。去年九月，她不堪帝國主義分子對中國修女的虐待，鼓足勇氣，脫離了修會。李月華在天主教反對帝國學習會上控訴了帝國主義分子利用修會迫害中國修女的罪行。李月華是上海中國修女站起來的一個，一切的中國修女修女都應該向李月華學習。

在我們聖教會中有許多修會。我們相信修會本來是光榮天主的，但是現在竟完全相反，在中國的許多修會，大權都操縱在帝國主義分子手裏，所有「當家

「院長」、「會長」都是外國人。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各種毒辣的方法來壓迫中國修女，使她們不能站起來管理自己的修會。教宗庇護十一世曾經說過：「自己的園地應當自己來種，才能開出更美麗的花朵。」但是修會中的帝國主義分子裝做沒有聽見。有的甚至說：「中國人做天爐，是天國不允許的。」帝國主義分子一貫操縱修會，經常用「無聖召」三字來壓迫、虐待、開除愛國愛教的中國修女。在抗戰期間，許多修女都熱切關心着祖國戰爭的消息，私下裏議論着，打

仗打得怎麼樣了？可是修會內一切新聞都被封鎖，沒有報紙看，無法知道。其中有一位中國婦女，她姓徐，名字叫瑪加利大，（進了修會，不用名字，用會名）膽子比較大，就去問有權看報的帝國主義分子打仗打得怎樣？勝敗如何？那個法國帝國主義分子說：「*Don't Say*」，回答說：「問什麼？中國有的是地方，送點給日本有什麼關係？」徐嫌她忍無可忍，便接下去問：「德法戰爭時，爲什麼叫我們念經呢？法國地小，就送給德國，那更不用打仗！」這事發生後的一個月，徐嫌她依然不見了。打聽下來，才

知道已被送回家。帝國主義分子說她「無聖召」。其實是那裏沒有聖召，徐嬤嬤熱愛自己的祖國，而帝國主義分子反對中國修女知道自己的祖國。

修會裏有一隻鐘，吃飯念經都打鐘。帝國主義分子說：「鐘聲就是天主的聲音」，意思是說，聽到鐘聲，應當立刻離開自己崗位，到鐘聲叫你去的地方去。有一次午飯的鐘聲響了，所有的嬤嬤都從自己的崗位走向小堂，因為在吃飯前是要先念經的。但是有一個嬤嬤仍在繼續工作。爲什麼呢？原來那天是耶穌復活大瞻禮日，寧波斐仁街仁愛院孤兒院孩子們的小菜，千年難得多了，因此分小菜的時間須更長久些，那位嬤嬤一聽見有鐘便考慮怎樣辦呢？再五分鐘菜就分好啦，假如我現在到堂裏去，孩子

吃飯的時間要遲半個鐘頭，不但孩子要肚子餓，已分的小菜也都要冷了。並且她想到聖經上耶穌說：「誰給孩子一杯水，就是給我，要得到天國賞報。」她這樣一想，便仍工作下去。不到五分鐘，工作完畢，她就很快的走向飯廳。入飯廳後，她很謙遜的向大嬤嬤講解遲到原因。但是那個帝國主義分子 *Super Superior* 連一點理都不講，竟大罵一頓，還罰她跪在飯廳中，足足三小時之久。中國教友們，從這件事上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的嘴臉。帝國主義分子常說他們到中國來辦醫院辦孤兒院是爲中國人好，但當中國修女真正待好了中國孩子的时候，帝國主義分子的眼中便冒火了，虐待中國孩子不得，便遷怒於中國修女身上，中國修女有

什麼罪竟要當衆罰跪？

讓我們再揭露一件帝國主義直接迫害我中國孩子的罪行。有一個管理小嬰孩的中國傳嬤嬤，她看見每天都有孩子死，心中非常悲痛。有些孩子來時很胖，但過了不多天便慢慢的瘦弱下來，結果死了，原因都是營養太缺乏，嬰孩每天吃的是米湯。事實上不是缺少東西呢？不是的，是帝國主義分子從中侵佔了。有一次，傳嬤嬤看見救濟分會送來許多奶粉，是爲孩子的。她見了真有說不出的高興。每天她都眼巴巴的等候着這些影踪。但是過了一個月之久不見奶粉。一天她敲着勇氣去敲大嬤嬤的門，向她要奶粉，並且還提起嬰孩的死亡率很大，原因都是營養太缺乏。然而那個帝國主義分子却回答說：「你的本分是聽命，奶粉給不給

由我。」傅嬭嬭祇得低着頭，眼中含淚而去。看！帝國主義分子殘殺我國嬰孩，不許你去救中國孩子，還要奸猾的尋出一個理由叫你「聽命」。可惡不可惡！

帝國主義分子怕中國修女起來反抗，便假借教義，編出一套法西斯理論統治中國修女。帝國主義分子自命爲「長上」，把「長上」說做是「代天主位的」，「長上」無論出任何命令或者有什麼計劃，中國修女祇有服從，絕對不能批評，如果批評，就是批評「天主」，是「有罪」的。因此許多中國修女見「長上」做得不對的或者不合理的，雖然心裏明白，但都敢怒而不敢言，恐得罪「天主」。帝國主義怕中國修女起來反抗，故最怕中國修女團結。爲了達到分化的目的，帝國主義分子又利用「長上」的職

權，下令不准中國修女二個人在一起說話，二個人在一起說話就是「私白話」，是「魔鬼」的行爲。帝國主義分子就利用這種手段壓制中國修女的團結。

帝國主義分子要侵略中國，奴役我們中國人民，所以最仇視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我在寧波普濟院工作時，帝國主義分子散播謠言：「共產黨是沒有人性的」，「共產黨要毀滅天主教」，「共產黨要燒教堂、殺修女」……不但如此，在解放時，帝國主義分子把一大批女孩子像大拍賣一樣，送出去草草結婚了，據帝國主義分子說：「共產黨要將大姑娘配給」，故早些將她們出嫁。本來，真不容易，要娶一個孤兒院裏的姑娘，要一石米，一担酒，二十斤肉。有的二十七、八歲不嫁出去，針繡好點的，終

身不嫁，剝削她們的勞動力。這些女孩子出去，不管自己願不願，嫁的丈夫自己要不要，都聽憑帝國主義分子一手擺佈。教友同胞們，這種比封建更殘酷的婚姻，難道真正是一個傳教士做得出來的嗎？傳教士是來傳福音的啊，他們憑什麼權利能干涉中國女子的婚姻呢？

解放後，毛主席的光芒漸漸地照進了我的心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不但沒有任何人來干涉我們的信仰自由，而且每一次我碰到院外的人都說日子比以前好過了，社會比以前光明了。偶而接觸到幾個女學生（醫院附近有個女學校），這些女學生總是興高采烈的把解放後祖國欣欣向榮的新氣象講給我聽，並且還偷偷地帶進步書籍給我。這樣使我的眼光越過了修會的高牆，

接觸到了新世界，我不由得懷疑以往聽到的種種謠言！從懷疑而引起劇烈的思想鬥爭，特別是一爲什麼我作了修女就不能愛國？

「這一問題使我感覺得很痛苦。

修女是應當愛國的，但愛教必須愛國，愛國是天主第四誠。帝國主義分子要中國修女忘記祖國，決不是天主的意志，而是帝國主義分子的侵略陰謀。我要服從帝國主義分子呢還是服從天主呢？

當我思想上有了新的轉變之後，帝國主義分子及其爪牙給了我更多的折磨和壓制。她們監視我的行動，親戚朋友一律不準接見。我的弟弟來看望，也要鬧到吵架才准見一面。信件要經過她們的檢查，有事出門也要派人陪伴，我的櫥櫃、抽屜隨時遭受檢查。有一次，我讀書時的先生來探望我，一坐坐了三小時沒看到，

他留下一張條子也看不見。帝國主義分子的手段雖然毒辣，但是不能壓住我的愛國熱情。當我知道了三自革新運動後就把這個好消息講給其他中國嫫嫫。帝國主義分子聽得後，責罵我是「魔鬼」，是共產黨「危險分子」，要中國嫫嫫躲避我，把我孤立起來，並隨時諷刺我，打擊我。我

考慮到在帝國主義分子的手裏，不但被剝奪了愛國的權利，而且會遭到更多的迫害。同時我又認識到所謂「大嫫嫫」在修會中的所作所爲原來都是些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爲，於是便下了決心，毅然地脫離了帝國主義分子控制的修會。但這是帝國主義分子所絕對不願意的，帝國主義分子生怕我出來揭破她們偽善的假面具，會千方百計加以阻撓，最後無恥的恫嚇我說：「回到世俗上（指

出修會），天主要罰的。」教友同胞們，對於一個愛國的中國修女要如此的加害，這難道還不難說明帝國主義分子控制教會進行危害中國人民的事實嗎？

教友同胞們，我今天是騰出了帝國主義的魔掌獲得了自由了，可以熱愛自己的祖國了，但是還有許多中國嫫嫫，她們還在帝國主義控制之下被折磨着，中國嫫嫫是我們的姊妹，我們難道不同情她們，不想去解救她們嗎？中國嫫嫫是辦得好自己的修會的，中國教友是辦得好自己的教會的。過去中國嫫嫫所以抬不起頭的。並非中國嫫嫫沒有能力，而是給帝國主義分子壓制着的緣故。因此我號召我們教內姊妹兄弟們團結起來堅決的站起來和帝國主義斬斷連系，實行三自革新，辦好我們中國人民自己的教會。

控訴帝國主義分子利用文化侵略 中國的罪行

蘭州中學附屬小學教員 李 慧 萍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是我們原培坤小學師生從帝國主義分子壓迫下得到解放的一天，也就是我們幸福生活開始的一天。這是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賜予我們的。我們全都興奮愉快。但是當我一起想以往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楊德修等迫害我們的事實時，心裏馬上湧起了無比的憤慨，現在我要在全國廣大人民面前，控訴這些傢伙們的滔天罪行。他們利用培坤小學作為對我國文化侵略的工具。

一、培坤小學是蘭州天主教會於一九三〇年創辦的。二十二年來學校的行政權和財權一直

是掌握在帝國主義分子手裏。歷任校長雖然都是中國人，但是這些中國人却是已經變成了帝國主義分子的忠實代言人或任其擺佈的傀儡，否則是不會有他們份兒的。解放前，培坤是一頁積極進行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摧殘中國的民族文化，腐蝕中國兒童的純潔思想。解放後，人民政府期望他們能够恪守政府法令，自覺的肅清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毒藥，本着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栽培新的下一代，所以對於那些極不稱職的教員允許他們在工作中求進步。自「接受外國洋款經濟機關專門委員會」成立以後，又特別

予以幫助，但是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及其代理人不知悔改，二年來，依然保持不求進步的狀態；學生要求進步者反而受到野蠻的打擊，人民政府的法令被置之九霄雲外，學校的愛國活動遭到無理的破壞，學生們仍被強迫受着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

二、覬覦人民政府教育法令，在課堂內進行奴化教育，百端麻醉純潔的兒童心曠。關於鞏固國民教育政策的指示已明確規定：「教會團體主辦之小學不得在課堂內向學生宣傳宗教，不得強迫學生參加宗教儀式。」

三、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公然不顧本

民政府勒法令，每天早上用兩個教室強迫學生參加所謂「聽道」，並規定三次不到即罰跪與責斥。孫愷寧每次上課時並強迫學生做「祈禱」。

三、壓制迫害進步學生，不讓師生和人民政府幹部接近。學生會主席王天保和政府幹部談了一次話，被楊德修在五一年七月八日像審犯人似的逼着問：「他們給你說了些啥？乖乖的說出來，一點也不能隱瞞。」並叫小學生樊永義監視其行動。又如學生高秀蘭、趙瑞芝、李美玉等，到專門登記處去了一次，竟遭到楊德修強迫學生鬥爭達三次之多，並且極其粗暴的辱罵：「到登記處去，這不是人做的事！」「王八蛋」，「敗類」、「雜種」等。事後又強迫這幾個學生寫「悔過書」，並且利用作文堂以「我

對本班發生事件的感想」爲題，令全班同學寫文章，不按他們的投意寫作的又遭到嚴厲的斥責。更可惡的是三次警告師生，不要接近政府幹部，並且說：「少和人民政府接近，接近對你們沒有好處的。」

四、解放後二年來學校除訂一份甘肅日報外，沒有一本新的兒童讀物。六年級學生李少梅自己買的「軍民合作」、「白毛女」等新書，被校方發現，除加以沒收外，並嚴厲責罵。但另一方面，却把蔣匪「西安蒙難記」一類反動書籍發給同學閱讀，並囑同學從中吸取「經驗」。

五、散佈反動思想毒藥，百般破壞師生的愛國活動。如趙瑞芝、趙坤等學生打算給志願軍做慰問袋，布都買好了，被楊德修等阻止。去年趙坤準備參軍，被

楊德修等阻止，並說：「你參軍不要你的靈魂了？」趙淑清參軍，因病從朝鮮到東北休養，被楊玉鳳知道了說：「死女子打死才對呢！」又如該校師生擁護和平，反對美帝武裝日本的簽名投厭，被楊德修壓下，不向抗美援朝委員會蘭州分會呈報。學生們屢次要求成立少年隊，校方一推再推，不予成立。孫愷寧造謠說：「參加少年隊就是要送到蘇聯去。」我準備參加中蘇友好協會，楊德修、孫愷寧直接阻止說：「我們是教友，參加這些組織不好。」

六、擅自修改革命歌曲，歌頌帝國主義分子。例如會把擁護共產黨一歌曲中的「大家齊歌唱擁護共產黨」改爲「大家齊歌唱擁護擁護主教。」（係指帝國主義分子漢登博）同學傅金有仍唱

度擁護共產黨，被趙悟清毒打一頓，還被責罵為「搗亂」。

七、公然藐視人民領袖，藐視人民政府，積極的替帝國主義分子罪行辯護。

孫愷寧在學生葛玉梅等面前輕視新中國為「魔鬼社會」，並對着學生劉國聲、傅金等有造謠說：「聖母在山東某地顯聖」。對着一個小女孩說：「中國近年有大難，過幾年就好了。」謝廷蘭於一九四九年在培小課堂上公開造謠：「三次大戰就爆發，天要黑三天三夜，其他的燈點不着，只有教化皇點刺的臘方可以點着，其他的人都要死，誰不信上帝將來平地崩裂，出來一個魔鬼就把誰都拉進地獄，天要下三百斤重的冰塊。」又在去年給六年級上課時曾說：「原子彈不大，就像我頭上插的針一樣，但威力大的很，原子彈投過

的地方幾年不長草。」在大肆宣傳美國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時的情景之後，接着說：「蘭州有一個原子彈就解決問題了。」當報紙上揭露了南京「慈愛育嬰院」廣州「聖嬰育嬰院」的帝國主義分子虐殺中國的兒童罪行後，受漢登博之命任培坤校長的楊德修即公開顛倒黑白，說報紙上的消息是假的，並說：「那些嬰兒生下來就死了，不是他們（指帝國主義分子）害的。」又當報上揭露了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在中國進行侵略活動的罪證後，六年級級任趙荃芬立即為帝國主義分子做代言人，詭稱：「那消息弄錯了。」勸同學們不要信。在漢登博生日的那天，他們強迫學生跪在漢的面前拜壽，學生反對這樣做時，楊德修還說：「家醜不可外揚。」

根據我親見的以上事實，證明了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在我國國土上利用傳教方式，進行奴化教育，毒害我們中國的新兒童。他們這種陰謀毒計是在我們解放了的蘭州被揭穿了。這些具體的事實，擺在我們的面前，教育了我們，使我們更進一步的認識帝國主義分子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各種侵略的罪行。

培坤經過我們愛國師生與帝國主義分子們的鬥爭，得到了勝利。在五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政府文教廳接辦了，從此，我們全校師生過着幸福愉快的生活。我們要繼續與帝國主義分子鬥爭，揭穿他們的罪行。

最後，我希望全國各地愛國天主教徒，更能很好地支持我蘭州愛國天主教徒，為徹底實行三自革新運動而奮鬥。

關於教會房地產免征城市房地產稅補充規定的通知

(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六日(52)財稅字第二十四號通知稅務總局，抄發教育委員會、中央外交部、各大區財政部暨稅務管理局、中央直轄省市財委、財廳、稅務局)

關於教會房地產免征城市房地產稅問題，政務院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公佈的「對於接辦英國教會的基督教團體處理辦法」及同年八月八日公佈的「城市房地產稅暫行條例」中均有規定，茲接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覆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教育委員會的抄件，稱：

「一、天主教個別教區已宣佈革新，必須先調查清楚是否真正與帝國主義斷絕了經濟關係，如確已斷絕，則要其保證以後決不接受任何外國津貼，違者處罰。此外，必須組織革新委員會掌握天主教的財產。有了以上條件，可考慮按處理基督教團體辦法第五條的精神處理，否則暫緩處理，再如適用第五條，其對象須以革新的天主教堂、會為標準，而不以教區為標準。

「二、基督教團體宣佈革新(必須切實革新，不備宣佈)的時間，在政務院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命令之後者，其免稅日期應按宣佈革新之日起算。」

本部同意以上兩項意見，作為教會革新後免征房地產稅的補充規定，特此通知，希與宗教事務局及外事機關聯繫辦理。(轉載「中央稅務公報」第二卷第六期)



你願意知道上海革新運動的情形嗎？
你願意閱讀更多有關革新的文章嗎？

請訂閱

信鴿

半月刊

上海市抗美援朝分會天主教支會出版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四開一張

內容豐富
記載翔實

訂閱辦法

- 一、向上海思南路四九號上海市抗美援朝分會天主教支會接洽。
 - 二、三個月三千元
 - 三、半年六千元
 - 四、全年一萬二千元
- 外埠來信訂閱，郵資另加。
請將姓名、地址、訂閱期數，清楚連同款項一併寄上海，為據。
抗美援朝分會天主教支會，收函寄。

本行發售亦可代訂

稿

約

本刊歡迎各地投稿，以文及讀者

投稿。其稿件請寄天津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廣揚 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册人民幣一千九)

第十九期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六日

出版者 天津市天社 促進會

(天津一廠西單路九號)

訂閱價目表

| | | | | | |
|---|---|----|---|-------|-----|
| 期 | 閱 | 每 | 家 | 價 | 日 |
| 三 | 個 | 月 | 六 | 冊 | 六千元 |
| 半 | 年 | 十二 | 冊 | 一萬二千元 | |
| 全 | 年 | 廿四 | 冊 | 一萬四千元 | |

其餘零售不加郵費。
國外及相鄰郵費另計，以上均本函接洽。

天津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